

农村小剧本

新媳妇

宋 郡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小剧本

新 媳 妇

(小 歌 剧)

宋 郡 作

剧本月刊社编选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新媳妇 (小歌剧)

宋 郡

剧 本 月 刊 社 编 选 (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)

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(北 京 朝 阳 门 大 街 320 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)

北 京 东 单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\frac{3}{4}$ · 字数 11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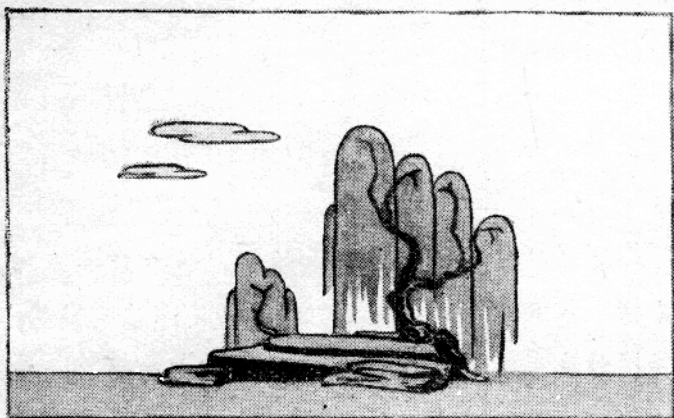
1963 年 11 月 第 1 版 · 1963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· 印 数 00,001—50,000

统一书号: T10168 · 2

定价: (四) 九分

內 容 說 明

桂香是才过門不久的新媳妇，她在第一次和婆婆一起到生产队劳动时，对婆婆又体貼又亲热，婆婆对她也很滿意。在劳动中，她发觉婆婆耘地耘得很馬虎；为了維護集体利益，她就不客气地对婆婆这种只貪工分、不顾劳动质量的自私行为提出了批評。她俩一个坚持原則，一个說啥也不听，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，桂香的公公跑来了。公公是新任质量檢查組的代理副組长；他是个铁面无私的老汉，对老伴提出了严厉的批評。婆婆以为媳妇一定會在公公面前批評她的，可沒想到桂香却把过錯攬到自己身上，并且承担了返工的責任。婆婆在媳妇的集体主义精神感召下，受到了教育。



舞 台 設 計 圖

張 霖設計

人物：新过門的媳妇桂香

她的婆婆

她的公公

時間：耘田时节的某天中午。

〔大幕在音乐声中拉开了。观众可以看到一棵罗伞般的大榕树，枝荣叶茂，使整个舞台都处在它的庇蔭之下。这是社員們田間歇涼的地方。突出的树根就是天然的凳子。远处是一片田野，青葱可喜。新过門的媳妇桂香和她的婆婆，从清早起就在这片田野里耘田。婆婆在左边，媳妇在右边。当然，这是“幕后活动”，观

众是看不到的。好在，观众光临剧场，并不是为了观摩耘田的技术表演，少看这些场面，不致引起什么遗憾。

〔婆婆踏着轻快的音乐，从左内方上场，她卷起裤腿，精神愉快，边走边唱……

婆 婆：（唱）禾苗青青八月天，
社员个个忙耘田，
多劳多得人人勤，
我那新过门的媳妇也不偷闲。
婆媳两人来竞赛，
我在东边她在西边，
开口我把媳妇叫，
看看是哪个争了先！

（向内喊）桂香！桂香！

桂 香：（内应）哎！

婆 婆：（闻声而喜）你们听，我一叫，她就“哎”一声，像唱歌一样！……咦？她真唱起来了！

〔媳妇从右后方上场。她健壮、美丽，眉眼间有一种聪明伶俐的神采。

桂 香：（唱）云淡天高秋风凉，
秋风吹得禾苗长，
禾苗对我搖搖摆，
好像声声叫“桂香”！
我脱了鸳鸯鞋，

我卷起花衣裳，
脚踩烂泥田间走，
步步踩出莲花样，
踩得田水嘩嘩叫，
声声贊我是好新娘，
踩得禾苗点头笑，
要送我万担黄金粮！

(看見婆婆)媽！

婆 婆：你再叫我一声！

桂 香：(更溫柔地)媽！

婆 婆：(越听越舒服)你再叫我一声！

桂 香：媽！

婆 婆：(开心之至)哎！

(唱)好媳妇，你真听话，

要你叫媽就叫媽，

听见你一連三声叫，

我好比……好比吃了个甜木瓜！

桂 香：(唱)好媽媽，你先別夸，

媳妇我不是那甜木瓜，

人家都叫我蘿卜头咧，

一半甜来一半辣！

婆 婆：(不以为然)哎！

(唱)什么甜，什么辣，

我看你分明是一枝花。

若是我人老眼花看不准，
我儿子的眼力总不差。

桂 香：（唱）你是你，他是他，
老人的心意怎比后生家？
媳妇我若有不是处，
媽媽你要說心里話！

婆 婆：（亲昵地）嘿！
（唱）好媳妇！

桂 香：（接唱）好媽媽！

婆 婆：（接唱）这些傻話不說它！

桂 香：（接唱）手巾鋪地我請媽坐。

婆 婆：（接唱）媽媽我請你来喝碗茶！
（找茶）咦？茶呢？

桂 香：茶？媽，你不是帶到田边去了嗎？

婆 婆：噢！对对对，我放在田头上，又忘記拿回来了！我呀，干什么都丢三拉四，难怪他們都叫我……

桂 香：老——馬——虎！

婆 婆：对对对，老馬虎！（有所感触）唉！对公家的事情馬虎点不要紧，对自己的事情馬馬虎虎可就坏啦！

桂 香：啊？媽，你說錯了，对自己的事情馬虎点不要紧，对公家的事情馬馬虎虎可就坏了！

婆 婆：媽沒有錯，是你錯啦！

桂 香: (不服气地) 媽! ……

婆 婆: 好啦, 好啦, 快去把茶壺找回來!

桂 香: 嗯。

婆 婆: 哎, 等等, 你那块大田耘完啦?

桂 香: 還有一小半。

婆 婆: 好, 今天我第一, 你第二!

桂 香: 你耘完啦? 媽!

婆 婆: 完啦完啦!

桂 香: 你那块比我的大……

婆 婆: 是呀是呀, 又撈五个工分!

桂 香: (有所怀疑) 好, 我参观参观去! (下)

婆 婆: (看着桂香远去的身影)

(唱) 我这媳妇她就是好,

聪明伶俐又勤劳!

过門她就把公婆敬,

沒有一样不周到!

进屋她帮我端板凳,

出門她帮我戴笠帽;

吃飯她帮我拿碗筷,

冲凉她帮我把水澆;

昨天半夜我腰骨疼,

她帮我捶背又捶腰。

今早她跟我村边过,

哪个不把大拇指翘!

〔公公从队里开会回来了，他兴冲冲地走出，见老伴自个儿指手划脚，已料到八九分。

公 公：咦？你又在这里夸哪一个？

婆 婆：（被老伴吓了一跳，微愠地）反正不是夸你！

公 公：晓得晓得！我又不是当初十七八，还有什么夸头！……咦？她呢？

婆 婆：哪个？

公 公：你夸的那个人唄！

婆 婆：你找她干什么？

公 公：没什么，她过門来头一次下田，我要看看她活路干得怎样？

婆 婆：要是干得好？

公 公：表揚！

婆 婆：要是干不好？

公 公：批評！

婆 婆：嘿，威風不小，你不要忘記了，从古到今，媳妇总是归婆婆管的，哪个当人家的公公，哪个就要——少——管——閑——事！

公 公：呃？少管閑事？我問你，她是不是社員？

婆 婆：是社員！

公 公：是社員我就得管！

婆 婆：喲，看你这神气，八成是今天队里去开会，大家又选你当官了吧？

公 公：是呀，又当官啦！

婆 婆：当什么官？是大官？小官？文官？武官？清官？贪官？……

公 公：哎哎，你算了吧。告诉你，今天在生产会议上，大家一致举手，拥护我当一个……呃？当个什么了？……糟糕！……当……当……

婆 婆：当党支部书记？

公 公：不，我还没有入党！

婆 婆：当大队长？

公 公：不不，我没有那样强的能力！

婆 婆：当共青团书记？

公 公：唉！你没看见我这把鬍子么！

婆 婆：当妇女主任？

公 公：我……嘿！

婆 婆：我看哪，你什么也没有当上，尽扯大炮！

公 公：不不，是当了的！（想起来了）啊，在这里！在这里！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本子，吃力而威严地宣读）“秋季田间管理委员会委员兼耘田施肥质量检查组代理副组长”！

婆 婆：好大的官哟！

公 公：你懂什么？

（唱）当官哪管它小和大，

我认真负责是为了大家。

哪个活路干得好，

这功劳簿里我记上他；

哪个馬虎把人騙，
我除了批評还要处罰！

婆 婆：（頗为反感地）

（唱）你当你的官儿我当我的民，
你坐你的轎子我騎我的馬！
就算你是那铁面无私的包公爷，
难道还敢把老娘鋤？

公 公：唔，难說，难說！今天小包工包来的田，
你們耘得怎么样？

婆 婆：你不长眼睛？

公 公：好，好，我就亲自看看去——啊，不不，檢
查檢查去！

婆 婆：回来！

公 公：什么？

婆 婆：坐一会再走！

公 公：我不累！

婆 婆：喝碗水再去！

公 公：我不渴！

婆 婆：（拖住）回——来！

公 公：唉，你是怕我檢查还是怎么的？

婆 婆：怕你个鬼！

〔老婆子生气地一撒手，我們的代理副組长就
从左内方下去了。观众可能还记得，婆婆耘的
田正是在那个方向。

婆 婆：他去檢查我耘的那块？（万一这老头认真起来可有些麻煩）不怕他，我脚正，不怕鞋歪！

〔媳妇手提茶壺上，但神色完全变了，她有什么心事呢？

桂 香：媽……

婆 婆：啊，来来来。坐下，坐下。（忙斟茶）喝茶，喝茶！

桂 香：（既不坐也不喝）……

婆 婆：你怎么啦？病啦？桂香啊，你要干不了，就馬虎点算了，反正是公家的田，不要为这几个工分拚命！

桂 香：（觉得刺耳）媽！……

婆 婆：快坐下，坐下！（把手掌伸向她的額头，但未触到皮肤就猛地縮回，就像至少有一千度高温）哟！（急喊）老头子哟！你带清凉油来沒有？

桂 香：我沒有病，我不要清凉油！

婆 婆：啊，那謝天謝地！喝……

桂 香：媽，我有話跟你說哩！

婆 婆：好，有話就說吧！

桂 香：（唱）剛才我走到田中間，
看了媽媽你耘的田，
心里有个小意見……
話到嘴边又为难！

婆 婆：哎！

(唱) 有什么意見你就談，
吞吞吐吐为哪般？
媽媽我不是那小气人，
肚里撐得一只船！

桂 香：（只好痛快地提出）

(唱) 媽媽你今天耘的田，
好比那蜻蜓把水点，
东一脚来西一脚，
离开禾根三尺远！
一块大田七分半，
你耘了四周留中間，
田水清清煮得茶，
茼茼杂草高过天！

婆 婆：哎！

(唱) 多快好省总路綫，
耘田不是綉花边，
不是屋边自留地，
何必在这里費時間？
只要工分搶到手，
哪愁秋收分配少粮錢？
这个算盘你不会打，
怎算是聪明伶俐的好青年？

桂 香：这……

婆 婆：媽讲的話对不对？

桂 香：不对！

婆 婆：啊？不对？

桂 香：媽，你想想，要是大家干集体的活都馬馬虎虎，秋后队里肯定增不了产！队里增不了产，工分搶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

婆 婆：这……嘿，有毛主席领导，哪有不增产的？

桂 香：按你說，有毛主席领导，我們当社員的就不用动手了？

婆 婆：（繼續声辯）誰說不动手？我还动脚哩！

桂 香：（啼笑皆非）媽！

婆 婆：別說啦，桂香，媽我当社員也不只一天两天了，初級社当社員，高級社当社員，公社化还是当社員，哪样干吃亏，哪样干不吃亏，我心中有个数的！

桂 香：媽，要是个个都像你这样……

婆 婆：唉！哪里个个都像我这样哩？在我們队里，除了我以外，人家个个都是积极分子！

桂 香：那你就当个积极分子？

婆 婆：当个积极分子有什么好处？你看看你爸，开口集体，閉口集体，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跟他在一起干活，得成天吵架……哎，你听媽的話嘛！

桂 香：我不听！

婆 婆：真不听？

桂 香：真不听！

婆 婆：好哇！难怪人家說，新卖的猪仔放不得，
新过門的媳妇慣不得！（一屁股就坐下来）

桂 香：媽！

婆 婆：我不是你媽！

桂 香：婆！

婆 婆：我不是你婆！

桂 香：（奇怪）不叫媽，不叫婆，叫什么呢？

婆 婆：爱叫什么叫什么，黄牛过水各顾各！

桂 香：唉！

（唱）婆婆在一边生了气，

桂香我心好焦急；

这件事情不能怪我，

只怪她心里太自私。

心想再把道理讲，

只見她，嘴巴挂得九斤鸡；

若是不把道理讲，

又怕她，集体的生产她当儿戏！

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

叫我桂香費心机！

〔公公匆匆上，滿面火气，像个剛出膛的炮彈，
急于要找個目标爆炸一下。〕

公 公：喂！你們說，那块田是哪个做的工夫？

桂 香：公公是問那块田是哪个耘的？

公 公：对，哪个耘的？哪个耘的？快說！

〔媳妇瞟了婆婆一眼，婆婆把臉别过一边，看来沒承认的意思。〕

公 公：啊？变哑叭啦？……哼，你們不說我也猜得出来。（对婆）你說，你說，到底是哪个的活路？

〔婆婆瞪老头子一眼，又把臉扭开。〕

桂 香：阿爸，那块田耘得好不好？

公 公：（諷刺地）好好好，好得不得了！

婆 婆：（听到一連串“好”字，頗感自豪）哼，老娘耘的田，还有不好的！

公 公：（恍然大悟）你耘的？好哇！

（唱）你这个老馬虎，

干的是什麼鬼活路？

婆 婆：啊？……

公 公：（接唱）我一时不在你身边，

你就搞得一塌糊塗！

婆 婆：这……

公 公：（接唱）众人批評你多少回，

水过鴨背你一点也記不住！

你呀，你呀，

真是一块推也推不动的四方木！

婆 婆：（又急又气）这这这……